

第八辑

人的末日

【美】D·J·恩莱特著

华进 石香 钟鸣译

WUJIAO



五角丛书

· 文学 · 艺术 · 生活 · 体育 · 娱乐 ·

■ 这是一本奇书。作者D·J·恩莱特把世界著名作家、科学家、思想家以及神秘主义者、不可知论者等对死亡及有关死亡问题的思考，观点汇于一册，向世人公开了一幅人到末日的超悲剧画卷，展示了人们不敢深想却又渴望理解的东西。

它包括“死亡的时刻”、“复活与永生”、“爱与死”、“亡魂”、“自杀”等篇章，篇篇闪烁着真知灼见，章章透出深邃睿智；不仅对人生独具匠心，且文笔优美，令人掩卷深思。



海文化出版社

五角丛书

五角丛书主编：何承伟

执行编辑：戴俊

人的末日

【美】D·J·恩莱特著

华进 石香 钟鸣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牧群

封面设计：陆震伟

人的末日

〔美〕 D·J·恩莱特
华进 石香 钟鸣选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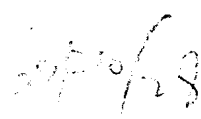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4.25 字数 78,000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0册

ISBN 7-80511-236-3/I·124

定价：0.90元



前言

死亡，这是唯一可以与生存相提并论的主题。但面对这个重大、严肃、充分表现着生命力的主题，我们却处在这样的窘境中：首先，我们不可能去亲历其境，然后坐下来大发宏论；其次，也从来没有一位真实可靠的同类，从人生的彼岸返回，向我们揭示死亡之谜。因为一旦如此，死亡便不再成其为死亡了。我们的思想和意识都是生命的表现，而死亡是对生命的否定，因此对这一个我们十分熟悉的东西，想理解它，穿透它，实非易事。唯其如此，为这种生死之谜深不可测的诱惑所吸引，古今中外的作家们，在描绘死亡方面发挥了异乎寻常的卓越才华、绝对的真诚和无限的活力。D·J·恩莱特教授的《人的末日》（原名《论死亡》），就是他从浩如烟海的古今杰作中选辑的、计约30万字的关于死亡描述的片断，共涉及到300多位知名的作家和学者。这本书可谓集精英之大全，发人深思，我们每一个人都值得把它作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章节来读。我们编译的这本小书，便是从恩莱特教授的这本书中精选而成的。

这是一本奇特的书。并不因为本书的命题便充满阴郁、压抑的色彩。长期以来，人们对谈论死亡如

同谈论性一样十分禁忌。但这恰恰是一个最反常的禁忌，因为同爱情、性、血与火乃至生命一样，死也是人类最永恒的主题，是对提示生命意义的最有力的警示；死也是丰富而生动的，没有它，生命显示不出完美的旋律和乐章，也显示不出人间所有悲喜剧的催人泪下、深值眷念的光辉。从这本小册子的十二章目中可以看出，死伴随着生命中所有的现实与幻想、身内与身外的内容，从这种意义上说，死同生一样，对人类的好奇心也具有深不可测的诱惑力，我们下意识里都想揭开那重帷幕，匆匆一瞥，这正是对生命的依恋之情。

在中国文化里，死亡往往涂着伦理的、道德的、宗教信仰的种种神秘色彩，直面死亡的著述少而又少，因此这本小册子里，选辑内容绝大部分来自西方文化中作家、学者们的作品，这一批人类文化的精英，倒是嘈嘈杂杂地出没于他们没有禁忌的象牙之塔，毫无掩饰和遮盖，有的大胆严厉，优雅机智；有的妙语连珠，奇象迭出；有的则不假修饰，真切感人……

但是说到底，没有一个人是这个课题的真正专家。一个人聪明，但不足以使他不死；一个人愚蠢，也不致使他愚蠢到不会死亡。死亡的权柄在每个人面前绝然平等，死亡的话题也便成了一个最普遍的话题，一个理应受到每个人关心的话题。

选本中，有许多片断皆为名家名作，国内也有第一流学者的译本，因此，我们选用并参考了一些中译本；另有一些作品是由别的语言转译成英文的，为了不失原貌，我们尽可能地选用了一些从原文翻译的

中译本作为参考,这里一并对这些中译者表示感谢,因为涉及的人较多,便不一一提及了。本书共十二章,其中第一章、第二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由华进迺译成篇;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由石香迺译成篇;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由钟鸣迺译成篇,译稿最后由华进校订。限于水平,错误一定在所难免,还望读者们不吝指教。

译者

1988年6月9日

目 录

前 言	2
1. 死亡的定义	1
2. 观点与态度	11
3. 死亡的时刻	22
4. 自杀	39
5. 哀悼	48
6. 墓地与葬礼	57
7. 复活与不朽	66
8. 来世	77
9. 亡魂	88
10. 战争、瘟疫和迫害	98
11. 爱情与死亡	107
12. 墓志铭、挽歌和遗言	120

1. 死亡的定义

谁来讲述起死回生的传说？

谁来揭开遮掩未来的幔层？

谁来描绘崎岖蜿蜒的洞穴下

那拥挤的坟墓之中的幽魂？

要么，把对未来的恐惧和希望

同对眼前景象的热爱交融？

雪莱：《论死亡》

哦，王上，与我们所不知的时间延宕相比较，世人的一生就如同一只孤零零的麻雀飞越这个大厅。冬天，您与文武百官坐在里面。它从一扇门进来，又从另一扇门出去。在里面时可以躲避寒冷的风雪，但那暂时的安宁瞬息即逝，它从您眼前杳然而去，又回到来处的严冬之中。人的生命就是如此，而对于死后和生前，我们完全一无所知。

贝德：《英国人民基督教史》

也许人人都应该了解生命的含义，然而恐怕没有人可以说，他已经真正确切地理解了它的性质。假使我们理解了生命的含义，我们便能立刻辨别死亡。

死亡是我们特别熟悉的现象——生命现象的终结。

J·G·史密斯：《法医学原理》

死亡是生命付出的代价，只是为了使活着的生物结构增加一些复杂性。

阿诺尔德·汤因比：《死后的生命》

克制呵，多情的烛光，你追求的是火；
你自身的毁灭，就在于你的欲望。
要求本身远比需求的满足更安全可靠；
谁开始了生命，他便也开始了死亡。

弗兰西斯·夸尔斯：《人生之谜》

唯独死神不喜欢礼品，无论奠酒还是献祭都毫无助益。他没有祭坛，也听不见颂歌；连信念也只孤零零地站在一旁。

埃斯库罗斯：《尼俄伯》

死亡。这是人类两大基本本能之一，另一个是食欲。死亡的作用在于使较高级的有机体组织复归到一种更简单的前生命状态。由此而论，死亡表示一种倾向，它企图迫使人屈服，从而回复到早期的进化水准；它还通过伤害和破坏来摧毁有机体内生命的完整。人类生命的持续有赖于这两大基本本能的和谐一致。这种和谐一致有时产生牴牾，结果便导致人类生命及成果的浪费和毁坏。而当它完善时，各民族便会焕发出巨大的力与美。制约这种和谐一致

的规律是模糊不清的。

多那尔德·M·凯普兰、
阿芒德·希维那：《末日词典》

每一个非凡的人都被要求完成一个特殊的使命。一旦完成了这个使命，他就无需以同样的形式存在于世上了，上帝对他另有安排……莫扎特死于36岁，拉菲尔几乎与他同寿，拜伦仅仅活了稍长一点儿。但是他们每个人都圆满地完成了各自的使命，这时他们便应该离去，以便让他人 在一个长期延续的世界里也有事可做。

歌德：《与爱克曼谈话录》

哦，死亡，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显露了我们的无知，你证实了我们的卑微，同时也使我们了解了自身的高贵。……一切都召唤我们去死：大自然几乎妒忌她赋予我们的善，常常告诫我们，她不会让我们长期享用她借给我们的那些物质……她要索回这些，组成其他形式，以供其他的人享用。

杰克科一班奈因·波舒哀：《布道·论死》

如果我们必须永远在斯世生存，除了食、衣、住之外一无所虑，那么，生活一定是一件非常悲惨的事。死亡的庄严极大地增益了生命的意义。就连动物也如我们一样会死；但是唯独我们知道自己必定会死，正是这一点使我们成其为人。如果说自然巧妙地掩盖着死亡，从而允许我们充分利用可怜的时光，显而易见，我们对不免一死的认识，即对死亡迟早会降临，

我们每个人的了解，恰恰激发了我们的行动。我们，必然会在被称做白日的时分拚命工作（因为一旦夜幕落下，便无人能够工作），此生存在是有限的嘛。人工作与其说为自己，毋宁说为他人，因此他的本性中灌注了一种崇高的品质。如果某人种一棵树，他知道不是他而是别人将摘取树上的果实；他种树时，更多地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他人。故而对诗人说来，生命之后有更宝贵的生命；子孙后代的一片月桂叶比今生大批的月桂树更有价值。甚至视财如命的人，也很少为了自己，而更多的是为了他的后代。

亚历山大·史密斯：《梦乡》

因此死亡，这个最可怕的灾祸，对我们来说无足轻重。因为只要我们活着，死亡便不会伴随我们；而一旦死亡降临，我们也不复存在。既然如此，无论生者或死者都与这问题无关，因为前者无需考虑，而后者不可能考虑。

埃皮克罗斯：《致梅诺修斯》

极端的事物决非邪恶。死亡降临于你？要是它总缠着你，那才真正可怕。但事实上，它要么还未降临，要么已经离去，二者必居其一。

塞内加：《致路西留斯》

死是不能体验的。

如果把永恒不是理解为无限的时间的持续，而是理解为无时间性(timelessness)，则现在生活着的

人，就永恒地活着。

我们的生命是无止境的，正如我们的视野是没有界限的一样。

人类灵魂在时间上的不朽，也就是说死后的永恒的生命，不仅是无法保证的，而且这种假定本身首先对于人们常常用来借以达到的那种东西来说是根本不能实现的。我将永远活下去，这一点是否能把谜解开呢？这种永恒的生命不是同我们现在的生命一样是个谜吗？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

“哦，乌特拿比希蒂姆老人，您已经加入神的行列，我想问您与活人和死者相关的问题，我怎样才能找到正在寻求的生命？”

乌特拿比希蒂姆说：“没有永恒的事物。我们能否建造一幢永不倾圮的房屋？或者签订一个永不失效的协议？兄弟们分得的遗产可否永久保持？河水能够永远泛滥吗？只有蜻蜓的幼虫才这样想，它刚脱离母体，见到阳光，便得意洋洋。自古以来便没有永恒。眠者和死者多么相像，当末日来临时，主仆之间又有什么区别？这时审判官阿农那奇们一起走来，与命运之母玛姆顿一道判决人的命运。他们分配生和死，却没有揭示死亡的日期。”

《基尔加姆史诗》（约公元前2000年）

死亡将会使得一个性情平和的人从有助益的社会中慎重而庄严地退出，没有激动和不安，甚至也没

有由于意识到那种无关紧要、毫无苦痛和恐惧的生物上的变化而引起的过度的心慌意乱。

费利普·阿里埃斯：《我们死亡的时刻》

整个人类是一卷书，只有一个作者。一个人死去时，这一章并没有从书上撕去，而是转译成一种更完善的语言。每一章都将被转译。上帝雇用了几位译者。有几页是年龄译的，有几页是疾病，有几页是战争，有几页是审判。但是上帝参与了每一次转译，他的手将把我们散落的篇章装订起来，把它送进一座图书馆，在那里，每本书都将彼此展开。

约翰·邓恩：《祈祷》

“死亡，”马克·史泰西斯说，“只有这件事我们还不能够完全庸俗化。我们就像古希腊卫城上的狗，和那不知疲倦、空话连篇的人一样四处奔跑，只是由于性子过急，来不及遍踏每一座神圣的雕像。虽然我们几乎无一遗漏：艺术、宗教、爱情，我们已经把名片丢在这些东西上面。唯独死亡，我们还没有能力去亵渎这座雕像。至少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

阿尔多斯·赫胥黎：《茫然而视》

死亡究竟是什么？那正是告诉我们减速的自然方式。

迪克·夏普勒斯：《可爱的回忆》

谁说过，活着的人在假日便是死者？

特利·奈伸：《某博士达勒克的命运》

起初没有人会死。然而有一天，上帝想看看人和蛇哪一个值得永生，因此他让他们赛跑。在赛跑时，那人遇见一位妇女，便停下来，抽着烟，与她攀谈。蛇先到了上帝那里。于是上帝便对那人说，蛇比你更有价值，它将不朽；而你将死，所有人都一样。

《非洲古迪和达拉萨部落传说》

波利尼西亚的半神半人的魔术师毛依喜欢开玩笑，他把天空推得更高，用母亲阴毛编成的辫子绑住太阳，从海洋中拖出陆地，并给地球带来火。他干的最后一件事是从夜神希娜那里为男人和女人偷取不朽。他命令人、兽、鸟和自然沉默不语。猎人在森林里行走，渔夫等待，也保持沉默；张网者静静地捕捉飞鸟，拔掉几根红羽毛，然后放走它们；占卜者静静地观云彩、听灵魂，不去搅扰他人；儿童也静静地学习、工作。寂静中几乎觉不出有一首圣歌在低吟。于是，毛依潜入海底，找到熟睡着的伟大的希娜。她的阴道如同一扇门，毛依由此进入她的身体。他把她的心抱在怀中。然后他把双足伸出洞外，这时，一只鸟看见毛依在阴道口扭动的两腿，便笑起来。希娜醒了，合拢阴道，于是，毛依死去了。

马克辛·洪·金斯顿：《中国人》

我孤苦伶仃地坐在这里，但不久，
你种下的孽种，在我肚子里

长大膨胀了，剧烈的蠕动，
使我感觉到一阵阵钻心的痛楚。
终于，你看见这个可厌的孽种，
你自己的儿子，撕裂着我的柔肠
挣扎出来，恐怖而又痛苦地扭绞我，
使我的下半身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冤家生出以后
就挥动标枪，要毁掉我，
因此我逃奔，口里喊着“死！”^①
全地狱听到这个可怕的名字
都震动了，从所有的洞穴里
都发出叹息，并且响着“死”的回音。

弥尔顿：《失乐园》

我把死神画得比较高大，面目线条分明。他的鼻子挺直，目光炯炯；身材有点纤细，但看上去相当有力量。他留着一撮又黑又尖的山羊胡子，黑发蓬乱，该剃了。他身着黑色衣裤，肤色微红。顿时，我见到那死神几乎就像见到魔鬼一样。

死神宁静安详，有点吓人。话语不多，但十分尖刻，几乎不可能有人比他更精明。尽管你宁愿避开他，可他身上有某种东西迫使你趋近他。你既喜欢他，同时也惧怕他。我画的死神已经活了几百万年，但看上去不过40岁左右。

美国男大学生（引于《死亡心理学》）

① “死”是“罪”的产物。《新约·雅各书》一，15：“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

死神开始敲门。“呼！呼！呼！”它叫道：“让我进去。”

“滚开，”克莱因蔡特说，“还没到你该来的时光。”

“呼，呼！”死神叫道，“我要把你撕得粉碎。所有时间都是我的。我现在就要占有你。现在。现在。现在。”

克莱因蔡特走到门边，又上了一道锁，并且系紧锁链。他说：“滚开，你并非实际存在，只不过在我的头脑里。”

“你的头脑是实在的吗？”死神问。

“它当然是实在的。”克莱因蔡特答道。

“那么我也是实在的，”死神说，“我在那里占有你，不是吗？”它把手指从信箱缝伸进来，手指长满了毛，又黑又密，长长的灰指甲令人作呕。

克莱因蔡特从厨房取出一柄煎锅，用尽全力猛击那毛茸茸的黑手指。

“不久我就会抓住你，等着瞧吧。”死神说。

“好吧，”克莱因蔡特说，然后回到那张平滑的杉木桌旁，开始写第二段。

……

死神坐在床下，一边剔手指，一边自言自语。他说：“我从没有剔净手指，这真是个肮脏的差事，可抱怨又有什么用。我宁肯做青春神或春神，或者其他随便什么，只要不像我现在这样。然而还是不做青春神好，那没什么劲儿，在人们开始行动前，你简直

无法了解他们。春神也好不了多少，那是女人的事。我觉得，行动神一定不错。”

这时行动神躺在他的小屋里抽烟，眼巴巴地望着天花板。他说：“这是什么鬼职业？我老是在关键时刻消磨时光，而不是在别处。为什么我不能是死神，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那工作才稳固踏实，安全可靠。”

罗塞尔·霍班，《克莱因蔡特》

哦，人类的子孙，
消瘦的死神栖息在你们肩上，
俯视着你们杯中的美酒，
俯视着你们爱人的乳房。
你们陷入这个世界的网中，
虚无的蜘蛛在后面守望。
胸怀远大的人们今在何处？
他们已与猫头鹰互换地方；
曾经生活在坟头的猫头鹰，
如今已经移居到宫殿厅堂。

《一千零一夜》